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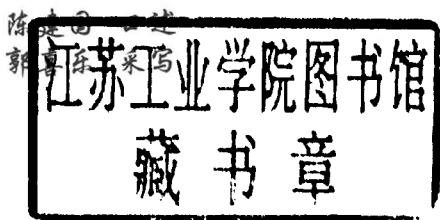


路痕心影

陈建国 著



路 痕 心 影



目 录

序	01
前 言	03
大事年纪载平生	06
目 录	08
第一章 苦尽甘来新憧憬	09
曾家沟里苦难多	10
德明小学受启蒙	11
山那边是好地方	15
第二章 意气风发担重任	25
穷娃跻身村代表	25
黄豆选出新村长	28
投身土改被“截留”	30
漫画宣传“总路线”	33
舍家为民总关情	37
入城赴任新征途	39
尽职尽责为乡亲	42
第三章 雪域高原写赤诚	51
“阴差阳错”赴边疆	51
历经艰难进西藏	53
奋力打开新局面	54

躲得“动乱”享温情.....	58
遭遇车祸回故乡.....	61
领袖光辉耀古今.....	63
第四章 当好县长为人民.....	70
整顿改革促发展.....	70
出任县长阔步行.....	72
甘心让贤情意真.....	75
兴农富民奔走勤.....	80
第五章 洒下余晖照热土.....	99
离岗未敢一身轻.....	99
发挥光热态度诚.....	101
“感动南川”添虚名.....	104
第六章 身边人员话建国.....	118
我心中的玫瑰.....	118
慈父 良师.....	123
重农务实的建国书记.....	125
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书记.....	128
读《路痕心影》.....	135
后 记.....	136

序

陈光明

建国同志的回忆录《路痕心影》即将付梓，这实在是一件喜事。

从书稿送来请我作序的那一天起，我就一直爱不释手。里面的文字和图片，形象而生动地展示了建国同志的风雨一生。从旧社会到新中国，从“小”裁缝到“大”县长，从内地到高原，从台前到幕后，尽管时代在变、地点在变、角色在变，但建国同志听党召唤、为党工作的赤诚情怀没有变，公而无私、一心为民的公仆意识没有变，不辞辛劳、兢兢业业的优良作风没有变。正是这册回忆录，记录下了这份坚守，定格下了这种精神，镌刻下了这些品质，非常值得一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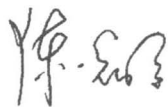
建国同志是在南川颇受尊重、享有崇高威望的老领导。我有幸在革命、工作的过程中，与他相识、相知，既成为了并肩前行的同志，又成为了肝胆相照的朋友。相同的信仰和类似的经历，使我们对事物的认知与看法往往不谋而合。我们痛斥旧社会的黑暗和腐朽，我们歌颂新时代的自由与民主。我们彼此砥砺，在困难、曲折中不屈不挠；我们相互警醒，在高歌奋进中不慢不怠。我们用无悔的行动兑现了最初的誓言，我们用持续的奋斗充实了最初的梦想。我们对过往的回忆，既是人生岁月的朝花夕拾，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时代跳动的脉搏，呈现了社会的变迁。读这册回忆录，既是对建国同志人

生轨迹中点点滴滴的回眸，更是在感知一段真实而生动的南川发展史。因为，历史往往由亲历者来讲诉，听起来才会津津有味。这册《路痕心影》，没有艺术的演绎，只是朴实的照录。

语言质朴，情感真挚，一个个人物、一件件事情娓娓道来、如数家珍，使品读的人掩卷之余，回味起来恍若小溪流出清泉、蜜蜂飞过山谷，既宁静又悠远。这是我对这册回忆录的印象。读《路痕心影》，我好像又看到了建国同志奋战在田间地头，奔走在工矿企业，看到了他矫健的身影、慈祥的面庞和炯炯的眼神……而这一切，相信你也可以从后面的文字中看见。

这册回忆录，让我又一次走近了建国同志，更深层次地走进了建国同志。

是为序。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read '陈寿' (Chen Shou),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

前言

陈建国

早就萌生了要留点文字、留点思考的想法，无奈时间和精力都有限，就一直未能付诸实施。同时，我也始终担心，唐突之下写成的东西可能会误导读者，所以在本书的写作意向形成之前，我已经等待了很久，也准备了很久。

我是一名普通的党员干部，没有什么壮丽的人生篇章，更没有什么伟大的英雄事迹，有的只是平凡的生命和有些起伏的过往。身边的家人、同事，很早就动员我把一生的经历记录下来，不求闻达于社会，只是留给他们读一读、品一品，以便从中了解当时的社会和曾经的南川。如果说，是出于给子孙留点记忆的话，我是不会答应这册回忆录出版的；而要说反映当时的社会和曾经的南川，作为过来人，我责无旁贷。

这册回忆录经我本人口述，由郭喜乐同志整理完成，其中还收录了我的子女和曾经的同事撰写的几篇短文。在正文部分，主要包括以下五方面的内容：解放前的学习与生活，题目是《苦尽甘来新憧憬》；解放后、赴藏前的工作情况，题目是《意气风发担重任》；在西藏期间的工作，题目是《雪域高原写赤诚》；从西藏回来后在南川的工作情况，题目是《当好县长为人民》；退休以后的生活，题目是《洒下余晖照热土》。而在《身边人员话建国》部分收录的几篇短文中，有我的妻子田太禄撰写的《我心中的

玫瑰》，儿女们集体撰写的《慈父 良师》，唐亚鸿同志撰写的《亲民务实的建国书记》、谭焱铭同志撰写的《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书记》和杨毅同志撰写的《读〈路痕心影〉》。他们从不同角度介绍了我的一些事情、一些工作。大家可以从我的讲述内容中，以窥一斑而知全豹的方式了解我们所处的那个年代，知道自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在南川这片土地上发生的若干重大事件。当然，由于本人文化水平有限，加之年老神衰，回忆的过程中肯定会挂一漏万，难免会有认识的偏差甚至谬误，恳请大家多批评、多斧正。

在此，特别向郭喜乐同志为本书的采写所付出的辛勤工作表示感谢，向为本书最终成稿提出珍贵修改建议的郭锡珍、杨永康、郭中益等同志表示感谢，向为本书欣然挥毫题写书名的张建华等同志表示感谢。因为大家的共同努力，才有了此刻跃然眼前的《路痕心影》。



著者照片

大事年纪载平生

1934年4月24日，农历三月十一，出生于四川省南川县土溪乡新开村（即如今的重庆市南川区黎香湖镇黎香湖村）芹菜湾半坡。

1941年至1947年，在新开村中坝、仓坝德明小学读书，其中有两年修学在家务农。

1948年至1949年10月南川解放，学做裁缝。

1950年8月，被新开村村民选为农民代表，在第九区（乾丰）

学习，尔后回村参加减租退押运动。

1951年3月，当选为新开村第一届村长。

1951年8月，被南川县选聘为初级干部（正式参加工作），经学习后分别参加太平乡（即如今的太平场镇）、石溪乡的土地改革。

1952年4月土改结束后，调南川县第九区任宣传干事。

1952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3年1月，任南川县第九区委宣传委员。

1954年12月，任南川第九区委副书记（副指导员）。

1956年6月第九区撤销后，调石溪乡任党委书记。

1956年8月，调南川县供销合作社任监事会副主任。

1957年3月，任南川县委监委秘书。

1957年3月，在四川省委第二初级党校学习。

1959年1月，任南川县委监委副书记。

1959年6月，任鸣玉区委书记。

1962年3月，在涪陵地委党校学习。

1963年5月，调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委监委任秘书。

1964年1月，任拉萨市委机关专职党委书记。

1964年3月，任拉萨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

1969年10月“文化大革命”被解放后，任拉萨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

1971年2月，任拉萨市卫生局副局长、核心小组成员。

1975年3月，在西藏自治区党委党校学习。

1976年12月，调回南川任县革委会副主任。

1978年3月，在四川省委党校学习。

1979年5月，当选为南川县委常委兼革委会副主任。

1980年8月，当选为南川县人民政府县长。

1982年3月，当选为四川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82年3月，在四川省委党校学习。

1984年3月，当选为南川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1985年7月，任南川县委副书记兼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同时任万南铁路指挥部党委书记兼副指挥长。

1986年3月县人大常委会换届，任南川县委副书记兼涪陵地区棉纺厂党委书记、厂长。

1987年3月，任南川县委副书记，兼任肖家沟水利工程领导小组组长。

1994年3月退休，至今继续发挥余热，先后任南川区关工委、老体协、老科协、老年大学和南川中学顾问；区委区政府督查员；区老干部自我管理委员会主任等。

目 录

序	01
前 言	03
大事年纪载平生	06
目 录	08
第一章 苦尽甘来新憧憬	09
曾家沟里苦难多	10
德明小学受启蒙	11
山那边是好地方	15
第二章 意气风发担重任	25
穷娃跻身村代表	25
黄豆选出新村长	28
投身土改被“截留”	30
漫画宣传“总路线”	33
舍家为民总关情	37
入城赴任新征途	39
尽职尽责为乡亲	42
第三章 雪域高原写赤诚	51
“阴差阳错”赴边疆	51
历经艰难进西藏	53
奋力打开新局面	54

躲得“动乱”享温情.....	58
遭遇车祸回故乡.....	61
领袖光辉耀古今.....	63
第四章 当好县长为人民.....	70
整顿改革促发展.....	70
出任县长阔步行.....	72
甘心让贤情意真.....	75
兴农富民奔走勤.....	80
第五章 洒下余晖照热土.....	99
离岗未敢一身轻.....	99
发挥光热态度诚.....	101
“感动南川”添虚名.....	104
第六章 身边人员话建国.....	118
我心中的玫瑰.....	118
慈父 良师.....	123
重农务实的建国书记.....	125
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书记.....	128
读《路痕心影》.....	135
后 记.....	136

第一章 苦尽甘来新憧憬

我出生于 1934 年 4 月 24 日，农历三月十一。

那时的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正经历着土地革命战争^①，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当时的南川县偏安一隅，隶属于四川省第八行政督察区^②，没有受到太多的战乱波及。不过，贫穷与落后、压迫和剥削却早已在这片土地上寄生起来，并逐步溃烂开去，亟待一场暴风雨冲刷所有尘埃锈垢，荡涤一切污泥浊水。

① 土地革命战争又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革命战争，从 1927 年蒋介石、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开始，到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结束。这一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反对国民党恐怖统治的内战时期。

② 行政督察区为国民党时期省以下县以上的行政分区。行政督察区作为第二级行政区，为虚级，属于准行政区，由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管理，其行政长官为行政督察专员。各省均被划分为行政督察区，并以序数命名，“省名+序数+行政督察区”，为行政督察区的完整名称，如“湖南省第二行政督察区”（今常德市辖域）。由于用序数冠名带来弊端，到 1948 年全部改以治所所在地冠名，如“湖南省第二行政督察区”改名“常德行政督察区”。新中国成立以后，以“专区”之称取代“行政督察区”。当时，四川省第八行政督察区领 9 县，分别为：酉阳县，1913 年改酉阳州置，专员公署治，治今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钟多镇；涪陵县，1913 年改涪州置，治敦仁镇，今涪陵市城区；武隆县，1941 年置武隆设治局，1944 年置县，治今武隆县巷口镇；酆都县，治今丰都县山山镇；南川县，治隆化镇；石柱县，1913 年改石柱厅置，治今石柱土族自治县南宾镇；彭水县，治今彭水苗族自治县汉葭镇；黔江县，治今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联合镇；秀山县，治中和镇。

曾家沟里苦难多

我家的老房子坐落在当时的土溪乡新开村^①6组，一个叫曾家沟的地方。那里群山掩映、绿水绕田，几间泥墙青瓦房若隐若现，清风、雨露，日出、晚霞，鸟语、炊烟……所有这些绘就了我童年的斑斓记忆，令我常常沉醉在故乡的幽静和恬美里。

然而，这份幽静和甜美却没有给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带来应有的惬意生活，当地的家家家户户都在苦苦的日子里挣扎着。我的家里共有5口人，除了父母^②之外，还有一个姐姐和弟弟。我的母亲一共生了9个孩子，其中6个都夭折了，只有排行第三的姐姐陈素芳、排行第六的我和排行第九的弟弟陈建华长大成人。所以我们之间的年龄都相差比较大，我比弟弟大12岁，姐姐更是在我咿呀学语时就出嫁了。因为那个年代，大家都认为女儿最终是别人家的，留久了反而会成为一种负担。

我的家里很穷，只是靠租种族人陈子立家的一点坡地维持生活。因为种田需要耕牛和农具，借用、添置这些东西开销太大，我们根本负担不起；而种坡地则相对容易，只要一把锄头和镰刀、付出更多辛劳就能春播秋收，省去了好多事。从收成上讲，每年交足主人家的粮食后，我们还能剩下四石^③左右的玉米，还

① 新开村即现在的黎香湖镇黎香湖村。新开村原属石溪乡，后因行政区划调整，大部分划归土溪乡管辖，余下的两个组合并在了石溪乡高房村。

② 我的父亲陈雪山生于1892年11月24日，卒于1957年6月16日；母亲段述芳生于1890年9月7日，卒于1966年6月18日。

③ 石，念“dan”（四声），为旧时农村的粮食计量单位，约合0.25吨。旧时农村的粮食计量单位从大到小依次用“石”、“斗”、“升”、“合”，关系为十进制。

能有些其他杂粮。虽然仍是很艰苦，正常年景节约粮食冬天时一天也只能吃两顿饭，但一家人本本分分、将将就就，倒还勉强过得下去。

不过到了1939年，情况就急转直下了。那是个大灾荒年，因为干旱，地里种不出东西，一家人就靠挖野菜、吃树皮果腹。人们把枇杷树的皮给刮下来，打成面煮来吃。后来，吃的人多了，树皮也光了。为了生存，我们就只能吃一种叫做观音土的白色泥巴，把它混合在野菜和树皮里一起吃。那种味道奇怪得很，有些泥的腥，还夹杂着涩。那种东西吞咽十分困难，到最后实在饿极了，自己竟然也麻木地当顿吃了。当时，一家人成天都处于吃不饱的状态，面黄肌瘦，无精打采，完全不知道未来在哪里、明天会怎样，那些情景至今仍印刻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每每想起，都会感到心痛和无奈。

为了补贴家用，父亲在农闲时也做做石匠，这是他除了种地之外的另一门手艺。这里开山、那里凿石，辛辛苦苦一整天，换回来的不过也就是一升米的工钱。母亲每日都在奔忙，经营农活，操持家务，夙兴夜寐，几乎没有清闲的时候。在我的眼里，父母都是朴实憨厚的农民，他们与全中国的绝大多数人一样，用辛勤诚恳的态度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扛起了自己的家，扛起了整个华夏民族几千年的脊梁。

德明小学受启蒙

到5岁那年，我就开始进私塾上学了。

我的家里虽然世代务农，但在读书识字的问题上，父母却有不寻常的远见，他们以庄稼人特有的倔强，坚持把我送进了

私塾。或许是因为深刻地体会过了务农的艰辛，所以在他们看来，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要想彻底走出乡村，告别贫穷和落后，非得懂知识、有文化不可。另一个支持我读书识字的家人是祖母。虽然没有和我们住在一起，但在这件事情上，祖母却表现出了积极的态度。比起父母的考虑，她的原因就有些封建和愚昧了。祖母历来都迷信，时常拜拜菩萨、念念经文，祈祷来年风调雨顺、全家幸福安康。在旧社会，贫苦老百姓对于美好生活的期许与向往，大概也就只有通过这样的途径来表达了。祖母希望我读书识字，最直接和最现实的目的就是教她念佛经，以便她能更虔诚地修行、皈依，从而得到神灵的庇护。

不过事与愿违，后来到了1948年，才60多岁的祖母就因病去世了，没能见到共和国红旗的升起，更不消说盼来农民翻身、建设社会主义的崭新时代。我想，如果真是经历了而后的一切，祖母应该会明白：只有靠自己，只有凭借大家联合起来的力量，我们才能迎来光明的未来，过上富足的生活。

对于上学的开支，祖母也出了很大的力，甚至在一段时期之内她的资助还比较多。那个时候正值抗日战争中期，国家经济凋蔽、货币贬值、物价飞涨，人们对国民党的法币逐渐失去了信心，市场到处都是以物易物，私塾先生收取学费也要求交大米。我记得一学期的费用200斤至250斤约合4斗或5斗左右的大米。每每到了要上交学费的时候，本已捉襟见肘的家里就变得异常紧张，往往都是东边省省、西边借借才能勉强凑齐，迟交、晚交的情况更是司空见惯。

由于距离学校有十多里山路，我们每天都要带着午饭去，然后自己热来吃。那个时候，家里条件艰苦，给我提供的都是

红薯、玉米之类的杂粮。每当看到有的孩子带着净白米饭，我都会觉得非常自卑。后来祖母知道了，出于对我的疼爱，她常用自己积攒的米饭换下我的杂粮饭，以便我能高高兴兴地上学去。

我最初就读的私塾设在王家嘴。后来，连续换了几个地方、念了3年私塾之后，我就转到了石溪德明小学。在那里，我遇到了后来的恩师，对自己思想启蒙和人生发展都影响深远的人。

我在德明小学的学习是从二年级开始的，一共读了3年。先前在私塾的时候，先生只是教我们读古文、背诗词，偶尔也学学算术。后来在德明小学，写字、作文等科目才开始陆陆续续接触起来。应该说，我的所有知识文化就是从那个地方发端的。不过比起认识的提升和思想的成熟，这些方面的进步就显得不是那么耀眼了。南川解放之后，我才知道，当时德明小学的老师中有好几位进步青年，他们看清了旧社会贫穷与落后的根源、本质，他们澎湃着“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壮志雄心。受白色恐怖所迫，他们以教书育人为掩护，从事着秘密的革命活动。郭维藩、谭振武等后来的地下党人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当年的老师里，郭维藩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刻，也是我一生都敬畏的恩师。他身材高大魁梧，性格豪爽，始终都是精力充沛、一腔热血的状态。嫉恶如仇是我对他的第一感觉。那个时候，不少地主家的子弟都和我们一起上学。每当遇到剥削穷苦农民的地主家长时，他都始终冷峻以对；而面对普通的学生父母，他却笑脸相迎，没有丝毫生硬的感觉。他对自己班上的同学要求极严，有人如果背不下课文、完不成作业，不仅会遭到严厉斥责，甚至会戒尺加身，所以大家都“畏”他。然而，